

试论北宋西京洛阳宫城、皇城的布局及其演变

韩建华

关键词：洛阳 宫城 皇城 北宋

KEYWORDS: Luoyang Palace Cities Imperial Cities Northern Song Dynasty

ABSTRACT: Through the analyses of the archaeological data and historic literature, this paper trimmed out the planning of the palace and imperial cities of Luoyang in the early Northern Song Dynasty and their evolution down to the late Northern Song Dynasty.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Northern Song, Luoyang, which was the western capital of the dynasty, followed the old form of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only included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separating enclosures into the palace city and the Xuanwu Town into the imperial city, and formed the layout of palace city surrounded by the imperial city. After the reign of Emperor Taizong, Luoyang declined. In the reign of Emperor Huizong, Western Capital city was built, the patterns of the palace and imperial cities of which were changed, and compound palace complex appeared.

公元960年春，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建立北宋。北宋继承了后周的政治衣钵，仍以开封为东京，洛阳为西京。洛阳在北宋享有较高的政治地位，甚至宋太祖时期几近取代东京成为首都。宋太宗以后，洛阳“因山陵在焉”^[1]，仍不失其政治地位。宋真宗以后，西京因帝王不再巡幸而地位衰微。宋徽宗重修西京城，洛阳迎来再次辉煌。宫城规模是都城动态变化的反映，从考古学探讨这种变化是都城考古的重要课题。北宋西京城在隋唐旧城的基础上改建而来。目前少有学者论及北宋西京城宫城和皇城布局，已有研究也多从历史文献的角度论述，笼统认为是继承隋唐洛阳城宫城和皇城布局。本文将根据考古资料，结合文献，厘清

北宋初年西京宫城和皇城的形态及布局，探讨北宋晚期宫城和皇城的布局变化，并归纳北宋西京宫城和皇城布局的特征。

《宋史·地理志》记载，宋代西京洛阳城由宫城、皇城与京城组成，均沿袭隋唐洛阳城之旧，周长略有变化。宫城是西京城核心，为北宋王朝中枢，承袭自隋唐洛阳宫城。文献记载隋代宫城以大内为中心，东、西各两重隔城，北面三重隔城；唐代宫城仅指大内及其东西的四重隔城。依据最新考古研究，隋唐时期宫城为以大内为核心，北面三重小城，东西各有两重小城的布局。大内位于宫城中部，平面呈方形，实测边长1040

作者：韩建华，北京市，10071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米。大内以北由南而北依次为玄武城、曜仪城和圆璧城。大内两侧对称分布东、西隔城和东、西夹城。东、西隔城平面呈南北向长方形,实测东西均宽350米。东、西夹城平面呈南北向长方形,实测东西均宽180米。唐代宫城包括大内、东西隔城和东西夹城,其东西总宽为2100米^[2]。依据陈梦家先生唐代一里为442.5米的推算^[3],2100米折合四里二百二十三步,1040米折合二里一百零五步。《河南志·唐城阙古迹》载唐代洛阳宫城“周十三里二百四十一一步,高四丈八尺。东西四里一百八十八步,南北二里八十五步”^[4],与实测范围相当。《宋史·地理志》“西京”条记载“宫城周回九里三百步”^[5],《河南志·宋城阙古迹》也有同样的记载^[6]。唐代宫城周长与宋西京宫城周长不同,学者认为是“宋洛阳宫城可能有所缩小”^[7]。唐洛阳城宫城大内平面呈方形,考古实测边长1040米,大内周长4160米,折合九里一百二十步,与北宋西京的宫城周长“九里三百步”基本相当,照此,北宋西京应以唐洛阳城大内作为宫城。

城门是确定宫城范围的重要坐标。《宋史·地理志》“西京”条记载西京宫城有六门,“南面三门,正中曰五凤楼,东曰兴教门,西曰光政门。东面一门,曰苍龙门(隋之重光门)。西面一门,曰金虎门(隋之宝城门,唐之嘉豫门)。北面一门,曰拱宸门(隋唐之玄武门,大中祥符改)”。《河南志·宋城阙古迹》也有同样的记载。北宋宫城南面三门与唐代宫城大内南面三门位置一致。宫城正门五凤楼位于宫城的南北中轴线上,其南有皇城端门、郭城定鼎门,北有太极门和拱宸门。梁翰周《五凤楼赋》对其进行了详细描述^[8]。考古发掘表明,五凤楼在唐代应天门的基础上增修、扩建,形制与唐应天门相同,平面呈倒凹字形,以城门楼为主体,两侧辅以朵楼,向外伸出阙楼,其间以廊庑相连。城门是一门三道,阙楼是双向

三出^[9]。

如果北宋西京以唐代宫城大内作为宫城,那么文献记载宫城东面的苍龙门、西面的金虎门应该就在隋唐宫城大内的东、西墙。经考古发掘,唐代宫城大内东墙为唐代修筑,墙宽2.1~3.8米。大内西墙分为早晚两期,早期宽3.7~5米,晚期宽2.6米^[10]。东、西墙均没有发现宋代城墙遗迹,所以北宋城门不在这两道墙上。

苍龙门,文献记载即隋代的重光门、唐代的重光北门。隋代重光门文献记载混乱,位置不能确定。但唐代重光北门,经考古勘探确认为东宫之东门。唐代东宫即东隔城,东门位于东隔城东墙之上。门址距宫城南墙约570米,位于现环城西路南口西关旅社楼北端,建楼时发现的这一门址遗迹宽约4米。门址东侧曾探查到路土,呈黑黄色,质硬且脏,距地表1.27、厚0.2、宽约5米^[11]。所以苍龙门可能位于唐代东隔城东墙。

金虎门,文献记载即隋代的宝城门、唐代的嘉豫门。嘉豫门,1959年考古勘探确认其位置为北距宫城西北角670米,曾发现大批基石和础石。础石柱槽有圆形及长方形两种,还有嵌镶细腰之基石。据复原图,门址在西隔城西墙^[12]。西隔城西墙经过多次考古发掘,可分为早晚两期。早期为唐代,残宽9.3米,两侧发现包墙砖沟,晚期为宋代,在唐代城墙东侧补筑夯土形成^[13]。洛阳市文物工作队也发现城墙分为早晚两期,早期墙宽约8米,两侧有包边砖,晚期宽11米余。发掘者认为早期城墙属唐代,晚期城墙属宋代^[14]。所以金虎门应位于唐代西隔城西墙。

拱宸门,文献记载即隋唐宫城的玄武门。该门址并未发掘,但可确定位置在隋唐宫城大内北墙正中,东距大内东墙525米,在今洛阳市唐宫路煤厂后院车库下。1986年门址南北两侧钻探发现南北向路土,距地表1.7、宽7.5、厚0.25米^[15]。

根据上述四面门址的位置,北宋西京

宫城的范围可以大致确定。北以隋唐宫城大内北墙为界，南以隋唐宫城大内南墙为界，隋唐宫城东、西隔城也属于北宋宫城范围。考古实测周长为5410米，折合十二里六十九步，明显大于文献中“九里三百步”的宋代宫城周长，后者与隋唐大内周长相当，说明后人或把大内作为西京洛阳的整个宫城。

隋唐洛阳城宫城大内和东、西隔城的北墙齐平，但大内南墙与较东西隔城南墙南突75米，使整个宫城平面呈倒凸字形。北宋宫城承袭了这种布局。隋唐宫城大内东、西墙均没有发现宋代城墙遗迹，可以推断隋唐宫城大内东、西墙在北宋时已不存在。但《隋唐洛阳城——1959~2001年考古发掘报告》认为：“大内西墙以东4米有北宋时期的南北向墙基，或为北宋时期的大内西墙”^[16]。此数据有误，实为西距隋唐宫城大内西墙8.5米处的北宋时期的隔墙遗迹，该隔墙宽2.6米，东距宋代礮墩建筑基址4.4米，是礮墩建筑的附属设施^[17]。

《宋史·地理志》载西京“宫城东西有夹城，各三里余”。有学者认为“在宫城的两侧有东西夹城，是西京大内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修建或出于安全防卫的需要”^[18]。依据隋唐洛阳城的考古材料，此东西夹城实指北宋承袭隋唐宫城的东、西夹城。《河南志·宋城阙古迹》明确记载皇城是“宫城之外夹城也”，所以东西夹城属于皇城，而不属于宫城。

关于北宋西京皇城的规模与范围，《河南志·宋城阙古迹》和《宋史·地理志》“西京”条多处相互抵牾。一是皇城周长，前者载“周八十里二百五十八步”，后者载“周回十八里二百五十八步”。根据考古材料，后者可信。二是皇城东面的门址数量和名称。前者载东面二门，“南曰宾耀门，北曰启明门”，后者载东面一门，曰宣仁门。宣仁门是东城东门，东城始建于隋代，唐宋一直单独存在，不可能纳入北宋皇城。

隋唐洛阳城的宫城和皇城形制清楚，宫城在北，皇城在南，两者东西同宽。北宋西京皇城南墙与隋唐皇城南墙重合。《河南志·宋城阙古迹》载：皇城“南面三门，中曰端门，东曰左掖门，西曰右掖门”。右掖门位于皇城端门之西，西距城墙西南转角455米，南距洛河约1520米。城门全部埋于地下，现存城基，形制为一门三道。城门宽42米，门道隔墙宽2.5~3米，门道宽6米，城门残高2.15米，门道进深17.5米。根据西门道砖壁石灰墙皮上的墨书“左卫……皇城使”等字样，确认该门址为唐宋时期右掖门。东、西门道中发现的封堵城门的夯土，简报明确为“城门被毁后形成”，说明北宋右掖门仍为一门三道的过梁式结构。北宋末金兵入侵，“尽焚西京而去”时该门遭毁坏，东西门道封堵，中门道沿用至明代^[19]。

北宋西京皇城东面有二门。南侧的宾耀门就是隋代皇城东墙东太阳门，“唐武德中改东明门，显庆五年改宾耀门”^[20]，沿用至宋。可见，北宋皇城东墙与隋唐皇城东墙重合。北侧的启明门与宫城的苍龙门相对，应该在隋唐东夹城东墙。考古发掘表明隋唐东夹城东墙与皇城东墙平行。关于北宋西京皇城西面，文献记载比较混乱^[21]，根据考古材料，西墙也只能与隋唐皇城西墙重合，向北与隋唐西夹城西墙重合。这样《河南志·宋城阙古迹》记载西墙南、北有金耀、乾通二门可信。金耀门就是隋代皇城西墙上的西太阳门，东与北宋皇城东墙上的宾耀门相对。乾通门，东与前述金虎门相对，所以可确定乾通门位于隋唐西夹城西墙上。但《河南志·宋城阙古迹》载北宋皇城西有外夹城并不可信。原因有三，一是唐高宗武则天时期的丽景夹城在皇城西墙内^[22]，墙外是上阳宫。二是考古发掘皇城西墙外15米有宽13米的南北向壕沟，没有空间建夹城^[23]。三是北宋初期以洛阳为西京只是为安顿北周废帝，没有必要再新建夹城。隋唐皇城的南墙、东墙、西

墙均经多次考古发掘，南墙、东墙发现宋代补筑现象，其中西墙南段利用汉代基址作基础，并未发现宋代补筑。东、西墙北段利用隋唐宫城东、西夹城的东、西墙，均有宋代补筑^[24]。

前述北宋皇城周长十八里二百五十八步，折合8345.6米。考古实测皇城东西长2100米，则南北应长约2073米。考古实测唐代皇城、大内、玄武城南北长分别为725、

1040、280米，总计2045米，与2073米相差仅28米，所以可推断北宋皇城的北墙应该与唐代玄武城北墙重合。玄武城在隋唐洛阳城中的位置重要，其北墙是北面的重要防线。此墙经过多次考古发掘，发现了唐代马面遗迹。宋代玄武城北墙北侧普遍有补筑夯土，说明仍被长期利用^[25]。由此，北宋西京皇城包括隋唐宫城的東西夾城、玄武城以及皇城四部分，形成拱卫宫城的夹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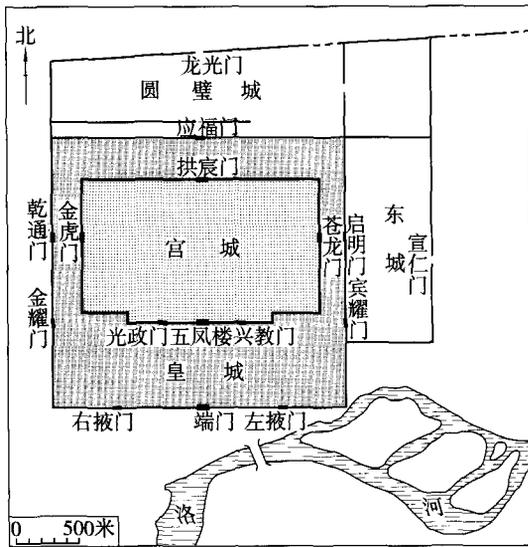
综上所述，宋初西京宫皇城呈回字形布局，即宫城平面呈倒凸字形，包括隋唐洛阳城的大内和东、西隔城。皇城平面呈方形，包括隋唐宫城的東西夾城、玄武城以及皇城（图一），这与《河南志》“宋西京城图”中宫城与皇城布局相同（图二）。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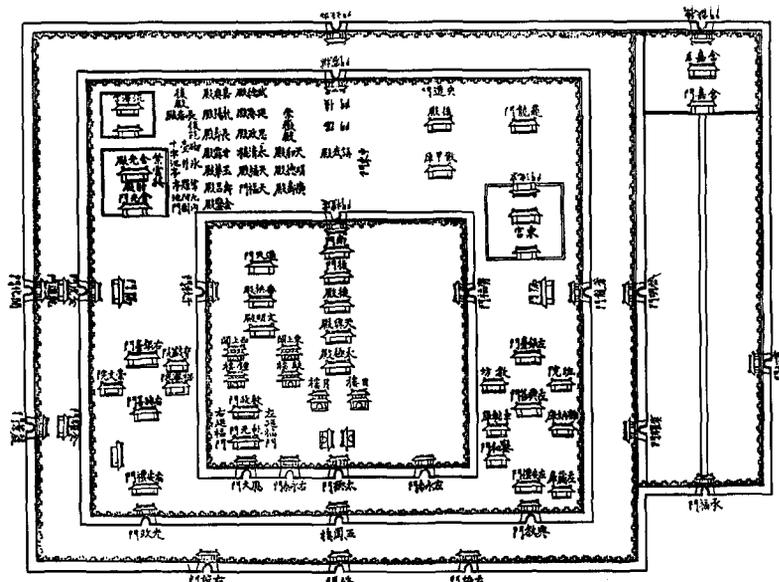
五代时期，中原国家的皇帝常往返开封与洛阳两地，北宋初年，开封成为首都，但郊祀和太庙仍在洛阳。西京洛阳的城市建设仍在进行。开宝八年（公元975年）“生于洛阳，乐其土风，尝有迁都之意”的太祖巡幸西京^[26]，命王仁珪、李仁祚和河南知府

焦继勛主持修缮洛阳。修缮后，洛阳“宫室合九千九百九十余区”^[27]，“西京明堂殿成”^[28]，“仰视制作雄，疑有神物扶”^[29]；祭天郊坛重修，郊祀在此举行。开宝九年“上至西京，见洛阳宫室壮丽，甚悦”^[30]，下旨“定鼎洛邑，我之西都”，但经激烈争论，太祖最终放弃迁都西京^[31]。

到了宋神宗时，西京外城已经颓缺残破，“卑薄颓阙，犬豕可踰”^[32]，大内壮丽的宫



图一 宋初洛阳宫城和皇城布局复原图



图二 《河南志》附录“宋西京城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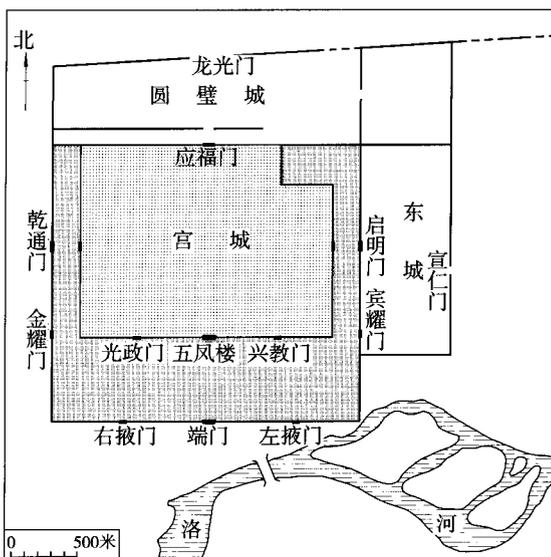
阙也坍塌近半，需要修缮。但修缮工作也仅由京西路承担，修缮的专项钱款制度也因此建立，城市建设地方化趋势已然明朗。

宋徽宗时为提高皇帝权威，采取多项措施建设都城，展现繁荣景象，作为维持政权的战略”^[33]。东京开封宫城大兴土木，建明堂、延福宫等。西京城也进行大规模修建，从政和元年（1111年）十一月持续到政和六年，长达五年。“政和间，议朝谒诸陵，敕有司预为西幸之备，以蔡攸妻兄宋昇为京西都漕，修治西京大内，合屋数千间，尽以真漆为饰，工役甚大，为费不貲。而漆饰之法，须骨灰为地，科买督迫，灰价日增，一斤至数千。于是四郊冢墓，悉被发掘，取人骨为灰矣”^[34]。工程规模和耗资巨大，肆意盗掘人骨取灰等行为引起社会不满，宋徽宗被迫下旨规范修建工作并推脱责任。《宋会要辑稿·方域》载：徽宗政和三年十二月三日诏“见修西京大内，窃虑乱有采伐窠木、损毁古迹去处，仰王铸觉察以闻，违者以违御笔论”，政和四年二月十四日，诏“西京大京（内）近降指挥补饰添修，或闻官有计度，甚失本意。如实颓圯朽腐，方许整葺，不得过侈”。大修的结果是宫城规模扩大到“广袤十六里”^[35]。

这次大修改变了北宋西京的宫城和皇城布局，重要表现是宫城扩大和复合型宫殿建筑群的出现（图三）。

首先是宫城南墙发生变化。原隋唐东、西隔城的南墙向南移75米，与大内南墙处于同一条东西向直线。西侧的新修城墙发现于今洛阳市三中院内，东端与大内南墙相接，西端不明。该段夯土墙打破唐代地层，夯土呈黄褐色，坚硬，较杂。夯层厚0.1~0.12米，墙底部的六层夯土层间皆铺一层碎瓦片^[36]。东侧的新修城墙也有发现^[37]。

其次，唐代玄武城内发现的宋代大型复合建筑基址多为宫殿类建筑。北宋初期，唐代的玄武城成为皇城的一部分，其内应布列



图三 宋徽宗时期洛阳宫城和皇城复原图

了百司署舍，新出现的这些大型建筑表明原玄武城区域的性质有了变化。此类大型建筑基址几乎全部为磬墩建筑，可分为二类。一类是南北向廊房建筑，称为千步廊。一般南北纵贯，由南北向的四列磬墩组成，其中东侧两列磬墩与西侧两列磬墩间距相等，一般为3.9米，中间两列磬墩间距7.8米，形成步廊通道。此廊房发现于宋代拱宸门以西^[38]，与20世纪80年代钻探的宋代6号台基在南北向的一条线上，可能是大内中区西廊或西区东部宫殿建筑的千步廊。另一类是大型天井式复合宫殿建筑，位于今洛阳玻璃集团公司院内，处于大内西北隅^[39]，由千步廊、主殿、天井等组成，其中主殿的磬墩巨大，边长约3.2米。这种大型宫殿建筑叠压、打破唐代玄武城南墙。玄武城南墙即宋初宫城北墙，打破宋初宫城北墙表明宫城扩大至玄武城内。

20世纪60年代在宫城东北角和西北角外各发现1座长方形小型城址。当时认为是唐代文献记载的隔城，于是“唐洛阳东都坊里复原示意图”上将其标注在陶光园东西两侧^[40]，但后来确认60年代认为的陶光园的位置实为玄武城，这两座隔城即位于玄武城

东西两侧，同时还确认这两座隔城是宋代改建而成。《河南志·宋城阙古迹》载：“北面一门，曰应福门。门西向其城，至微缺一角”。可理解为两座隔城未纳入宫城范围，而导致宫城东北部缺了一角。东侧隔城东西长530米，西侧隔城东西长180米，玄武城东西长2100米，去掉两座隔城，则唐代玄武城东西1390米的部分纳入了宫城范围。

宫城北扩使宫城北墙与皇城北墙重合，皇城北侧大部分纳入宫城，这一变化不见于文献，但仍能从考古发现中验证。北宋晚期皇城北墙仍利用隋唐洛阳城玄武城北墙。隋至唐代早期玄武城北墙宽9.8米，城墙北有马面一类的附属设施。唐代中期至宋代晚期城墙北壁进行多次修葺和增补，北宋晚期玄武城北墙宽达16米^[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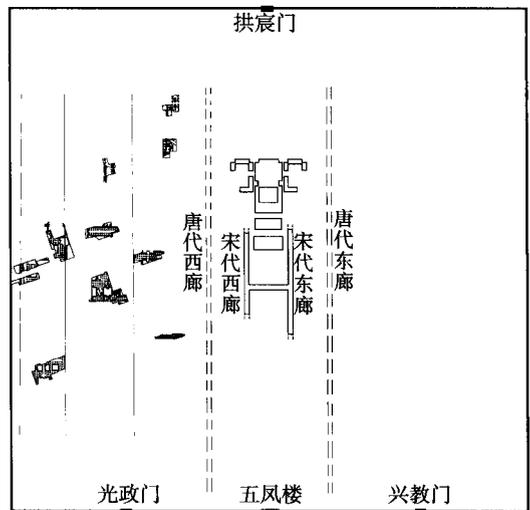
三

北宋以洛阳为西京，宫城和皇城的形制布局基本承袭隋唐洛阳城的宫城和皇城。宋初宫城包括隋唐的大内和东西隔城，皇城为围绕宫城的夹城。北宋晚期，宫城向南北扩展。总体上，宫城的轴线布局特征明显。隋唐宫城以应天门-玄武门为南北中轴线，北对邙岭、南直伊阙，中轴线上依次布局应天门、乾元门、明堂、贞观殿、徽猷殿、玄武门、龙光门。北宋西京承袭此条轴线，文献记载此轴线上有五凤楼、太极门、太极殿、天兴殿和拱宸门。出五凤楼向南，经皇城端门直达郭城的定鼎门，一条中心大道与宫城轴线南北相应。宫城轴线区考古勘探发现8座大型夯土台基^[42]，经考证由南向北依次为太极门、太极殿、天兴殿、殿阁及东西长廊。“宋代宫城中轴线上殿宇的位置与隋唐时期的各殿旧址已不尽相同，其正殿的起始位置已由原来隋唐时位于洛城南北线的约前三分之一处，改为二分之一处”^[43]。

宫城中轴线东西两侧有东、西廊。隋唐洛阳城中轴线两侧的东、西廊相距200米。

北宋西京宫城中轴线两侧的东、西廊称“千步廊”。千步廊能组织空间，衬托高大的主体建筑，形成相当开阔又主次分明的效果。北宋的东、西廊将宫城分隔成东、中、西三区。宋代中轴线区勘探的8座基址中，5、6号基址呈南北向长条形，是东、西两廊的基址，“没有压在隋唐时两廊的基址上，而是位于它们的里面，相距约60多米处”^[44]。考古资料显示，大型复合宫殿建筑基址的千步廊一般位于主殿东西两侧，以东西向廊与主殿相连。廊纵贯南北，成为连接单组宫殿建筑群的纽带，一般宽17米，有夯筑台基，由南北向四列礓墩组成。礓墩布局不同，而形成两种形式的廊。一种是各列礓墩间距3.9米，形成面阔三间的廊庑式；一种是东、西侧礓墩间距较小，一般为2.5~3.9米，中间两列礓墩间距较大，一般为7~7.8米。廊外侧有包砖而无散水，靠近天井一侧有包砖和散水。

宫城大内的宫殿建筑东疏西密。文献记载宫城中太极门内及以西宫殿布局密集，描述详尽，门、殿方位明确。宫城大内兴教门内门、殿较少，寥寥数笔带过。根据考古资料，大内西区发现多处宫殿建筑基址，宫殿建筑分布有一定规律，以千步廊为界，形成东、中、西三组（图四），主殿太极殿之



图四 宋代洛阳宫城大型复合建筑基址分布图

西的“一个次要轴线，和主殿都是前后二殿相重。这格局和隋唐时已相去甚远，但对后周、宋汴京宫殿布局有直接影响”^[45]。

大型复合宫殿建筑群是北宋西京宫城建筑的重要特征。每组宫殿建筑群由主殿、配殿、千步廊、回廊和天井组成。建筑群规模不同，组合稍有变化。宫城太极殿“前后两殿相重，中间贯以通廊，构成工字形平面的殿或亭，是我国古建筑中常见的组合形式”^[46]。据《宋会要辑稿》和《元河南志》等，北宋西京洛阳宫殿中已有工字殿。《河南志·宋城阙古迹》“宫城·太极殿”条载：“殿后有柱廊。次天兴殿”。天兴殿旧曰太极后殿，形成工字殿。《云麓漫钞》概述两宋宫殿的工字殿：“本朝殿后皆有主廊，廊后有小室三楹，室之左右各有廊，通东西之正廊”^[47]。据考古资料，相当于盛唐以后的渤海上京城已有工字殿遗址^[48]。北宋西京太极殿是考古发掘的第一例宋代工字殿，为研究北宋至明清盛行的工字形宫殿的发展演变提供了实例^[49]。

中国古代都城建设中“政治是头等重要且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要素”^[50]，都城的形态、空间布局及演变等都受政治因素的影响。北宋西京皇城作为夹城，围绕宫城一周，这与隋唐时期明显不同。宫城处于皇城中心，突显核心地位。宫城位置转移正是君主独裁政治加速形成的物化表现。而此前唐长安城核心从太极宫到大明宫的移动，是“促成城内政治、社会空间构成进行再编的要因，并且给中唐的政治机构以相当的影响”^[51]。徽宗时代，西京洛阳的城市，特别是宫城和皇城的大规模重构意在扩大徽宗皇帝权威。通过扩大被赋予某种意义的宫城，以及城门、城墙、复合型建筑组成的配置，井然有序、具有新意义的空间得以形成，这种空间配置本身有象征国家权威与权力的功能^[52]。

由唐到宋，政治、经济、军事、文化

等发生了深刻变化，而城市则聚焦了这种变化。洛阳随着经济地位下降而暗淡了许多。洛阳城先成为北宋王朝的行宫，宫城和皇城形制随之变化，宋初还曾有迁都的争论，国家祭祀还在此进行，确立了宫城和皇城新的回字形布局。太宗以后，西京地位更加衰微，直到徽宗大修，完成了都城史上昙花一现的最后壮丽。宋末金兵南侵，洛阳城灰飞烟灭，完成了作为都城的历史使命。

附记：文中线图由赵岩绘制，特此感谢。

注 释

- [1] 《宋史·地理志一》第2104页，中华书局，1976年。下引此书，版本相同。
-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隋唐洛阳城——1959~2001年考古发掘报告》第957页，文物出版社，2014年。下引此书，版本相同。
- [3] 陈梦家：《亩制与里制》，《考古》1966年第1期。
- [4] [清]徐松辑、高敏点校：《河南志·唐城阙古迹》第117页，中华书局，1994年。下引此书，版本相同。
- [5] 《宋史·地理志一》第2104页。
- [6] 《河南志·宋城阙古迹》第144页。
- [7] 周宝珠：《北宋时期的西京洛阳》，《史学月刊》2001年第4期。
- [8] [宋]梁周翰：《五凤楼赋》，见《全宋文》卷五一，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
- [9] 韩建华、屈昆杰、石自社：《隋唐洛阳城应天门西阙遗址》，见《2010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11年。
- [10] 《隋唐洛阳城——1959~2001年考古发掘报告》第424页。
- [1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队：《洛阳隋唐东都城1982~1986年考古工作纪要》，《考古》1989年第3期。
- [1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隋唐东都城址的勘查和发掘”续记》，《考古》1978年第6期。
- [13] 同[12]。
- [14]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1981年河南洛阳隋唐

- 东都夹城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83年第2期。
- [15] 《隋唐洛阳城——1959~2001年考古发掘报告》第414页。
- [16] 同[10]。
- [17] 《隋唐洛阳城——1959~2001年考古发掘报告》第613页。
- [18] 张祥云：《北宋西京河南府研究》第31页，河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
- [1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隋唐东都城址的勘查和发掘》，《考古》1961年第3期。
- [20] 《河南志·唐城阙古迹》第130页。
- [21] a.《宋史·地理志一》第2104页：“西三门，南曰丽景，与金曜相直；中曰开化，与乾通相直；北曰应福”。
- b.《河南志·宋城阙古迹》第154、155页：“西面二门，南曰金曜门，东对宾耀门，疑即隋之西太阳门。北曰乾通门，东对宫城之金虎门。西面外夹城，又二门，南曰丽景门，东对金曜门，五代实录皆云上阳门，疑曾更易。北曰开化门，东对乾通门”。
- [22] 韩建华：《唐东都洛阳“丽景（门）夹城”考》，见《考古学集刊》第18辑，科学出版社，2010年。
- [23] 同[14]。
- [24] 《隋唐洛阳城——1959~2001年考古发掘报告》第156~159页。
- [25] 《隋唐洛阳城——1959~2001年考古发掘报告》第885~888页。
- [26] 《续资治通鉴长编》第369页，中华书局，1992年。下引此书，版本相同。
- [27] 《宋史·地理志一》第2104页。
- [28] 《玉海·唐明堂仪注》第1749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下引此书，版本相同。
- [29] 刘敞：《彭城集》卷6第53页《西都大内作》，商务印书馆，1935年。
- [30] 《续资治通鉴长编》第367页。
- [31] 《玉海·宫室四》第2899、2900页。
- [32] 《续资治通鉴长编》第8500页。
- [33] [日]久保田和男著，郭万平译，董科校译：《宋代开封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下引此书，版本相同。
- [34] 《宋史·地理志一》第2104页。
- [35]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方域二》第7331页，中华书局，1957年。
- [36] 《隋唐洛阳城——1959~2001年考古发掘报告》第159页。
- [37] 据洛阳市文物工作队同仁见告，资料未发表。
- [3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队发掘资料。近年来陆续在玄武城内发现宋代礞墩建筑基址，主要以廊庑和宫殿基址为主。
- [3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队发掘资料。最近于九洲池区域内发现，直接证据是打破了玄武城南墙，预示着宫城北扩。
- [4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隋唐东都城址的勘查和发掘”续记》，《考古》1978年第6期。
- [41] 《隋唐洛阳城——1959~2001年考古发掘报告》第885~888页。
- [42] 同[11]。
- [43] 杨焕新：《略论北宋西京洛阳宫的几座殿址》，《中原文物》1994年第4期。
- [44] 同[43]。
- [45] 傅熹年：《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二卷《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建筑》第368页，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年。
- [46] 傅熹年：《山西省繁峙县岩山寺南殿金代壁画中所绘建筑的初步分析》，见《傅熹年建筑史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8年。
- [47] [宋]赵彦卫撰，傅根清点校《云麓漫钞》卷三第48页，中华书局，1996年。
- [48] 赵虹光：《渤海上京城宫殿建制研究》，见《边疆考古研究》第8辑，科学出版社，2009年。
- [49] 石自社等：《河南洛阳隋唐城明堂和天堂遗址的发掘》，《中国文物报》2011年4月15日第4版。
- [50] [意]阿尔多·罗西著，黄士钧译，刘先觉校：《城市建筑学》第162页，中国建筑出版社，2006年。
- [51] 妹尾达彦：《大明宫的建筑形式与唐后期的长安》，《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年第4期。
- [52] 《宋代开封研究》第256页。

(责任编辑 付兵兵)